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十三回 女結盟贈金違別 淨街王聘師報仇

話說花子能聽見施必顯要放火燒屋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連忙又求花賽金周全，花賽金又道：「姊姊，如今事急了，望姊姊看我面上去勸令兄一聲，叫他不必如此，自然送姊姊回去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賢妹，我那哥哥與令兄一般樣的性子，如何勸得？少爺的勢頭甚大，何不往衙門去討官兵來拿他？」花賽金道：「姊姊，此乃曹天雄不好，不干令兄之事，我方才已與哥哥說過了，我哥立下重誓不來追究，望姊姊快些出去。若遲了些，令兄當真放起火來如何是好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施小姐，爾是我前世的祖奶奶，如今求爾救我此難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此時自然不追究，只怕我勸住了哥哥爾又要來起風波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已立下重誓了，還要怎樣？」施碧霞道：「不相干，口說無憑，爾要親寫一片狀，說曹天雄是花子能自己打死，與施必顯、施碧霞二人無干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要我寫伏狀這也容易，總是求爾先出去勸住令兄，我這裡就來寫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姊姊，伏狀包在我身上，爾勸了令兄出去，進來自自有伏狀與爾。若無時不要說令兄打，就是姊姊爾也打個成雙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如此說我且出去勸他。」花賽金叫丫頭引路。

那丫頭帶了施小姐來到東廳道：「施小姐，爾看打得如此模樣。」那施必顯道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爾不送俺小妹出來俺要打進來了。」施碧霞走上前道：「哥哥，小妹在此，不要打了。」施必顯見了碧霞出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妹子，爾也有手段之人，為甚就被他搶來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此時也不及細說，且到玉珍觀再與爾細細說明。只是哥哥，爾今將曹天雄打死，其實不該如此莽撞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我為了爾而來此，爾到來埋怨我，是了，敢是爾從了花子能那狗男女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噯！哥哥，爾說那裡話來，我是誤投虎穴難以跳出，怎肯輕輕的便去從他？幸虧得花賽金小姐賢德，有情有理，為了我與他兄嫂不和。他亦與伊兄嫂猶如冤家一般，留我在他房裡住，與我結拜為姊妹。花虹雖然無禮，看他妹子面上饒他罷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雖然饒他，只是太便宜他了，只是妹子爾呢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我自然與哥哥一同回去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如此說快快同我回去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且慢，哥哥且坐一坐，我去就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快些出來。」施碧霞應聲「曉得」。

那丫頭道：「小姐還要說聲不可再打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呆丫頭，如今不妨事了。」遂走回樓上將前情說與花賽金曉得，花賽金道：「多謝姊姊全了此事。」乃叫道：「哥哥，如今伏狀快些寫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好妹子，看我面上免了罷。」花賽金道：「爾要連累我麼？叫丫頭去叫施大爺來再打。」花子能連忙道：「我寫，我寫，不必如此。」遂寫了一張伏狀交與花賽金，花賽金看了即送與施碧霞，施碧霞看了藏入袖裡，說道：「賢妹，不是我無情要去，只是我哥哥在外等奴同回，我若不去，他又要打來，沒奈何要別賢妹了。」花賽金聽了心中甚難捨，只得吩咐廚房備酒二桌，一桌外面請施大爺，一桌與施碧霞送行。那花子能伏狀已寫，沒奈何，只得下樓去了。

花賽金小姐開箱取了三百兩銀子，又取了幾套衣服並金銀首飾打做個包袱道：「姊姊，做小妹的有碎銀幾兩並幾件衣服首飾送與姊姊，聊表我一點敬意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多謝賢妹，這個盛情卻不敢領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姊姊若不笑納，教我怎麼過意得去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妹妹既如此說，為姊只得受了。」

花賽金只是傷心，兩眼流淚不止，叫道：「姊姊啊，奴與爾相見未幾，今又要分離，從此一別天南地北，要相見時除非我花賽金的魂魄來山西與姊姊相會罷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賢妹為何出此不利之言？」爾道花賽金為何出言不吉？因施碧霞此去不久，花賽金就被秦氏用毒刀刺死，所以出言不利以應後兆。花賽金又叫道：「姊姊啊，我想人生自古誰無死，死者乃人之所不免也，今日不知明日事。」施碧霞聽了心中甚是不悅，說道：「妹妹為何說這不吉之語，使人不忍聽聞，為姊聽了此言甚是心酸。」又叫道：「賢妹啊，爾不必煩惱，自古道人生何處不相逢，不可傷心，自己保重身體要緊，我若未回鄉自然再來看爾。只是我還有一句話對爾說，爾須緊記在心：那秦氏乃不良之人，前日之事他必懷恨在心，爾須防他暗算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多謝姊姊如此關心遠慮，我自然要提防他的。丫頭們將酒席排上，花賽金道：「外面酒席可曾送去也未？」丫頭道：「施大爺已吃將完了。」花賽金道：「可去吩咐備馬一匹、轎一頂來伺候。」

丫頭領命去了。

二人對面坐下，那花賽金只是心酸吃不得下，施碧霞百般解勸，勸到後來也陪他傷心，道：「我到忘了紅花姐。」遂起身說道：「妹妹我去看紅花姐就來。」即走到紅花房中道：「紅花姐，爾身上可好些麼？」紅花道：「多謝小姐，只恐不能好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不妨，只要慢慢將養自然就好，只是我有一言托付爾。」紅花道：「待丫頭起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不必如此，爾只管睡，我與爾說：如今我哥哥病已好了，來接我回去，我只是丟不下爾主婢，爾小姐一切之事全仗爾照顧。那秦氏不是好人的，他與爾小姐結了冤仇，恐他暗算，自古道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，須要刻刻留心才好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金玉之言，丫頭刻刻在心，如今小姐要到那裡去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我今要先到玉珍觀，隨後或回山西或到寧波，憑大爺作主。」紅花聽了不忍分別，道：「小姐此去不知幾時再得相會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必須耽擱幾日，等要去時再來看爾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必要再來看才好，怨丫頭不能起來送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爾不要起來，我去了。」遂到花賽金房內。二人說不盡分離的話，正所謂世上萬般愁苦事，無如死別與生離。

只見丫頭又報上樓來道：「施大爺一桌酒吃完了又要再吃一桌，如今吃完了說明日要再來吃，將桌一推四腳朝天，碗盤都打得粉碎，大聲喊叫少爺出去。我去請少爺，少爺道：『憑他叫到死也是不出去的。』叫我來請施小姐出去，若稍遲了些又要打進來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真乃莽撞漢，賢妹，為姊就此拜別。」花賽金兩眼流淚哭得失聲，答道：「不敢。」連忙答拜。拜完又道：「我送姊姊下去。」二人下樓來到廳後，施碧霞道：「賢妹不必遠送，請留貴步。自古道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快請回房待我好行。」花賽金沒奈何，只得放手道：「姊姊若未回府，定要再來看我。」施碧霞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賢妹請回罷。」花賽金道：「慢慢行。」施碧霞□步九回頭，難捨難分。

且說施必顯吃了兩桌酒肴尚然不飽，等得不耐煩道：「為何此時尚不出來？待我打進去。」只見妹子同一個丫頭走出來，那丫頭道：「施大爺不要打了，小姐在此，交代明白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有勞丫頭，爾進去回報小姐叫他不要傷心，保重要緊。」丫頭道：「曉得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快些同我回去。」丫頭道：「不要性急，我小姐備有轎、馬在此。」施必顯道：「誰要爾的馬？我步行比爾的馬還快些。」丫頭道：「如此。」吩咐打轎進來，將包袱先放在轎內。施碧霞進入轎內，放下轎簾，施必顯拿了雙錘押著轎出了花府，望玉珍觀去了。

且說花子能見施必顯兄妹去了才敢出來，眾家人也隨了出來，見曹天雄腦漿迸出倒在地下，道：「可憐打得如此，將他拿來也打個肉餅才出得這氣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狗才，方才為何不拿？此刻來說大話。」眾人道：「少爺尚且走了，何況我們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快去備辦棺木來收埋，將這些打破的傢伙收拾再換新的。」花榮道：「少爺，如今快快去報官起兵前去拿來報仇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豈不知？只是伏狀寫在他處，就是去報官也無用了。」花榮道：「咳，少爺不該寫伏狀與他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若不寫此時恐還在此打不歇呢。」花榮道：「少爺真正被人見笑之極了，只怕還要一場大破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妨，我寫信去叫二教師來報仇。」花榮道：「倘若施必顯去了，以天下之大，叫二教師從那裡去尋他？」花興道：「不妨，若是未去自不必說，若去了必有下落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就差爾去打聽。」花興領命而去。花子能寫了信叫花榮速去請二教師來，花榮領書而去。因花榮為人奸惡，此去做個火神爺。

且說施必顯一路叫喊而來，道：「閒人閃開，俺施必顯妹子來了。」那些閒人見了個個閃開道：「果然英雄，被他討了回來，

那花子能原來是欺善怕惡的。」不說旁人閒話，再說施必顯來到玉珍觀，那道人在山門外觀望，暗暗想道：「施必顯，爾獨自一人，他之人又多，怎敵得他過？此時不回必定被他拿祝」正在思想，忽聽得叫喊之聲，抬頭一看，施必顯已押轎到了觀門。道人吃了一驚道：「果然是個好漢。」忙上前迎接道：「大爺，恭喜接了小姐回來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那什麼生鐵羅漢曹天雄，只消一錘就打死了他。」道人聞言吃了一驚，說：「人命關天，如何是好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打死人與爾什麼相干？」道人說：「大爺爾說與貧道無干，這言亦是，但奈大爺住此觀中，倘若曹教師之兄弟要討人命，那時大爺回府而去，尋爾不得必能究及於我，到時其若之何？小道以此是驚。」

施碧霞拿了包袱出了轎門，問道：「道長好麼？好個『有主顧了』。」那道人驚得滿面通紅，忙閃開去了。

施碧霞一進房門哀哀就哭，兄妹雙雙跪在靈前大哭。施碧霞道：「母親啊，女兒不能送母親人棺木，真乃不孝之罪。只是兒不去母親不能人棺，又受了奸人之禍，幸虧李大爺收殮母親，他又為女兒亦遭其難，因虧紅花搭救方脫了難，但女兒身落虎穴心在母處，今日回來不能見面，叫女兒好不痛心。」說罷放聲大哭。施必顯亦大哭一回，爬起來道：「妹子，哭了幾聲就是，哭得不歇好不惹厭。」施碧霞立起身來坐下道：「哥哥，奴去時爾昏迷不知人事，後來如何病就好了？怎麼曉得妹子在花家能去接我回來？細細說與妹子曉得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母親病亡，爾被花家搶去，我一些不知，到我病好了不見母親又不見爾，我心中疑惑，問起道人才知我母亡了，爾被花家搶去，虧了什麼李榮春大爺收了母親，又差家人請醫生在此與我醫病調理好了。我早起聞道人說此情由，我聽得此事一時大怒，拿了雙錘打到花家才接得妹子爾回來。只是我也要問爾，爾也是有本事的人，為何被他搶去？到要說個明白與我聽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自從那日母親歸天，爾又不知人事，並無一文收殮母親，只得賣身。幸遇李大爺見了，不忍妹子賣身，將銀周助我。」

那時也不知詳細，道人只說有主顧了，我信以為實，拜別母親上轎，進了花門才知詳細。花子能要強逼我為妾，被我連打了幾倒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妙啊，須打得死他才好。」施碧霞道：「那晚我聽得李大爺被花子能要放火燒死。」施必顯道：「為何要燒死他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因他要討妹子打到他家，被他擒住要將他燒死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待我打去。」施碧霞忙止住道：「爾要打到那裡去？」施必顯道：「我去打死花子能，替李榮春報仇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且慢，幸虧花小姐的使女紅花救了他。花虹夫妻將紅花拷打，我因要去救紅花，所以遇著花小姐，同去救了紅花，因此得與花小姐結拜為姊妹，就這個包袱內金銀衣服首飾之類卻是他送我的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他的妹子卻是個好人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爾打死了曹天雄，花子能焉肯干休？我已叫他寫了甘伏狀在此。」施必顯道：「花子能乃願當了。」

施碧霞想道：「花子能與我不共戴天之仇，哥哥尚不曉得，若是曉得定不干休。此時卵石難敵，且等後來相機而行以報父仇，此時若莽撞而行不但不能報仇，恐要脫身亦是不能。」遂道：「哥哥，這且饒他。如今去辦些禮物祭了母親，明日去叩謝李大爺的恩，並備百兩銀子還他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就是如此。」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